

那海 | 著

写作的女人危险
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

那海

—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作的女人危险 / 那海 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060-7766-8

I. ①写… II. ①那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4043 号

写作的女人危险

(XIEZUO DE NÜREN WEIXIAN)

作 者: 那 海

策 划 人: 张 杰

产品经理: 傅 愈

责任编辑: 姬 利 傅 愈

责任审校: 李皖南

书籍设计: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
统 筹: 吴玉萍

责任营销: 王莉莉 010-64258071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22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766-8

定 价: 38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目 录



第一辑 忽如远行客

- 但见桑园多茂盛 { 002
- 忽如远行客 { 013
- 关于点心的一些记忆 { 028
- 木棉花开 { 031
- 记忆 { 034
- 月圆之夜 { 037
- 有限的完美 { 040
- 那等在季节中的容颜 { 043
- 时光在院子里下着无子的棋 { 046




第二辑 写作的女人危险

- 写作的女人危险 { 052
- 乔治·桑：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{ 073
- 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：不可思议的诱惑 { 082
- 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：情人 { 088
- 阿伦特：我的一生得到证明 { 095
- 西蒙·波伏娃：在激情与落寞中行走 { 099
- 阿赫玛托娃：不要抹掉我脸上的皱纹 { 111
- 萨冈：你好，忧愁 { 115
- 林徽因：而那种风华 { 118
- 张爱玲：爱玲极艳 { 131



第三辑 樱桃之远

- 萨维奇小姐：樱桃之远 { 138
- 玛莎·葛利宏：“想想”，不是挺好么？ { 144
- 大野洋子：摇滚歌手的妻子 { 147
- 可可·香奈尔：绝色之花 { 150
- 萨乐美：爱的可能 { 153
- 陆小曼：真性女子 { 156
- 卡米耶·克洛岱尔：只是缄默而已 { 160
- 毕加索：欣赏他，但是远离他 { 164
- 卡夫卡：真的与婚姻无关 { 167
- 叶赛宁：爱情灵光稍纵即逝 { 170
- 福克纳：婚姻的现实性 { 173
- 叶芝：在阳光下抖掉枝叶和花朵 { 176
- 薛涛：浣花溪边校书郎 { 179
- 李季兰：诗心一明月 { 182
- 鱼玄机：无处安放青春 { 188



第四辑 行者的诱惑

行者的诱惑	{	194
彼岸	{	198
自深深处	{	200
纯真年代	{	205
奢华的事	{	210
结束旅行	{	213
最美的决定	{	216
或可赴恒河一游	{	221
你走之后这时间的灰	{	224
昔日玫瑰只剩芳名	{	227
看哪，宵待草开	{	230
碎金般的灰尘	{	234
与万物相遇	{	237



第五辑 永恒

- 听雨 { 244
- 面目 { 248
- 白裙 { 251
- 暮色 { 255
- 青苔 { 257
- 曾经年轻过 { 260
- 女人的衣橱 { 263
- 那一刻真美 { 266
- 回忆之前忘记之后 { 268
- 如一朵花的绽放 { 270
- 希望是个好东西 { 273
- 余生的第一天 { 275
- 永恒 { 278

后记

- 身不由己 { 283



第一辑

忽如远行客

但见桑园多茂盛

我大姐叫素芳。我曾经在一篇写越剧的文章里提到过她。

说起来，大姐是我二伯父的女儿，因为我家姓杨，又因为家族姐妹众多，被称为杨门女将。大姐是我们这个杨门女将中的灵魂人物。她的出道极为艰辛，在当地人看来，却是一个厉害女子。

据说我大姐十多岁时，为了贴补家里的费用，去一个海岛养猪。她每天摘猪草，寂寞无比，就对着几十头猪和浩淼的天空无边的大海喊歌。猪儿在岛上笨拙地走来走去，风从海上来，没人说话。我的大姐和一群猪，在荒凉的海岛上。许多年后看美剧《迷失》，一群人流落到荒岛上，忽然觉得他们应该养一群猪。

伴着每天海涛拍打岩石的声音，大姐陪着一群猪走在荒凉的海岛上。也不知怎地，有一天，她突然想唱歌。这一唱，非同小可，唱得白云都在流转。

我的三伯父拉一手好二胡，经常跟着戏班子出去演出。大姐就跟着出去唱越剧，唱着唱着，大姐就唱成了附近出名的演员。再唱着唱着，她就唱成了省级劳模省人大代表，小百花的名角，玉环越剧团的团长。后来，她就遇上了我的大姐夫，据说这是我大姐打着灯笼找到的丈夫。

话说当时她演的一出戏，也记不住是什么戏，大姐打着灯笼去衙门喊冤，灯光一照，眼神一晃，人一翘翘，恰巧与其中一个站在衙门喊“升堂”的衙役对上了信号，这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大姐夫。

至于我大姐当年扮的小生，真是俊美倜傥，艳惊四座，多年后，还会有人说起。那时，一出场，还未开口，台下人头攒动，大叫：“好！”看戏的人太多，我通常挤在拥挤的戏台边，又矮又小，被我父亲用手托着。父亲被那声“好”叫得哆嗦了一下，我也随之哆嗦，摇摇晃晃，差点就掉下来了。好在，我大姐开腔了。她那对着猪和大海练就的嗓门，似有神助，高亢激昂，又荡气回肠，一下子就抓住了所有人。

“路遇大姐得音信，九里桑园访兰英。但只见一座桑园多茂盛，看人家数十份，那一边竹篱茅舍围得深，莫非就是杨家门？”这是越剧传统名目何文秀的《桑园访妻》。只见我大姐，穿着一身斜大襟、宽水袖，一身素净的蓝色戏服，温文尔雅，却又风流俊赏，眼波流转，光彩夺目。这时候，她就是那个何文秀，扮成算命先生去看妻子王兰英，妻子以为他蒙冤而死，正在给他做三周年祭日。何文秀唱，“第一碗白鲞红炖天堂肉，第二碗油煎鱼儿扑鼻香，第三碗香芹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干炒千张，第五碗酱烧胡桃浓又浓，第六碗酱油胡桃醉花生。白饭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看起来果然为我作三周年，感谢娘子情义长。”这一道道热菜就这样地催人食欲，悠悠远远飘着香味，让人垂涎欲滴，心都酥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种调调还会在耳边盘旋，我的大姐穿着高高的戏靴子，她的水袖一甩，身段一柔，她就是为舞台而生的。

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我的大姐都是我的偶像。但是大姐是郁郁不得志的。剧团后来也倒闭了，传统戏种很不景气。年轻的团长到了电影

公司当会计。此后，电影公司也不景气，大姐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站在门口收票了。

2

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，大多有我大姐这样的经历。

他们奋斗，好不容易有了铁饭碗，却又把一切都丢掉了。

我大姐便把期待放在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上。

我的大哥参加过三次高考，那时考大学像考状元一样难，我大哥懒得考了。此后，有大半年的时间，大哥就住在结了婚的大姐家里，让大姐辅导他唱歌。

有时他们回老家，每个早上，两人去在海滩边练发声。海水不是蔚蓝色，总是灰蒙蒙的。天空也是一片混沌。我的大哥和大姐站在天光与水光之间，张大了嘴巴，发出悠长的声音，声音在海际间深深浅浅地拂过，如同打了个水漂，泛起一点点的涟漪不见了。

我不知道我大哥回忆这样的往事他会想些什么。大姐当年一心想让大哥唱歌出名，带他四处去见那些唱歌的前辈。没有想到大哥终究也走不到那条道。他现在办了家工厂，他的歌喉，如今只能放在KTV陪客人时偶尔可以一用，但终归用处也不大。因为客人通常都要抱着小姐喝酒，没有人会理会他的歌声。

再说我父亲是很听我大姐的话的。那时我还在老家教书，我家住在海边，开门就是大海，我父亲便拉着二胡，我大姐有空回来就在边上打着拍子。在那没有娱乐生活的日子里，我唱完了《红梅赞》、《十送红军》，如果这样唱下去，说不定我也能成为现在的红歌手。但是我突然厌倦了，有一天我卷着铺盖，到了另一个小镇教书去了。

我大姐的失望难以言喻。那时她还有一副好身材。我们姐妹几个在小镇的卡拉OK占了个大厅唱歌。记得当时她才唱了第一首，好像是《宝玉哭灵》，周围那些慕名不慕名的，掌声雷动。这家卡拉OK整个夜晚就被我大姐包场演出了。大姐只有在唱越剧的时候，才突然像变了一个人。这是个让人无比讶异的事情。让人感到很不真实。

对本文来说，这依然是题外话。其实我也想说说那些仰慕我大姐的人。大姐自从演了杨开慧，在台上是我失骄阳君失柳，台下仰慕的人实在太多，书信不断，而且通常会开了天窗，因为那些邮票太好看了。我知道那时家里经常会来一些陌生的客人，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偏偏我祖母是很好客的人，经常会让他们在家里吃饭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小伙子，当时还在台州师专读书，很帅，印象真的是太深了。

该怎么描述他。或许只有古龙小说中的楚留香：

这个人穿一件蓝色的长衫，非常非常蓝，式样非常非常简单。

这个人很瘦，脸色是一种海浪翻起时那种泡沫的颜色，又好像是初夏蓝天中飘过的那种浮云。

大姐那时其实已经三十多岁了，也已经结了婚。他不敢去大姐家，就跑去大姐的老家了。放暑假的时候，他帮我家挑水。海岛是个缺水的地方，小伙子肩上的扁担悠悠地，水像银子般倒进水缸里。我们就叫他扁担王子。

扁担王子吃饭，就坐在门槛上，眺望着远方，大海总是苍茫茫的，好像偶尔也有船开过，经过了也就不见了。他那么飘逸的人，坐在那里却像是一座山。

暑假有天我去大姐家玩的时候，就赶紧把这事通风报信给了她。大姐满月般的脸亮着光泽，她皱了皱眉头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这是我

印象很深的一件事。其实也没有什么。无非就是我大姐叹了口气。但那里面的无奈与幽怨，丝丝缕缕地吐了出来，莫非这也是越剧的唱腔，勾人的魂儿？

3

大姐离开舞台后，生活琐碎忙碌又焦虑，直至后来，也不挣扎，只有唠叨。这样，就是几十年。

她的日子也终于安稳下来，衣服里鼓鼓的，都是肉肉。

此后，如果不是有时一时兴起地唱几首歌，我们甚至忘了她曾是最年轻的玉环越剧团的团长。

前几年，她已经正式退休，和姐夫在上海住，儿子也在上海工作。现在，儿子出了国，他们就在无锡开了家娱乐城。按照我父亲的讲法，无锡是个好地方，那里有很大的佛啊。我大姐的热情在无锡找到了她的根据地，我没有去过她的据说有两千平方米的娱乐城，我想象那里灯红酒绿，我大姐穿着她的小黑西装，在柜台，笑迎四方客，就如当年的阿庆嫂。事实当然未必。我父亲和大哥去过好几次。但是，基本是去做他们夫妻矛盾的调解员的。这年头做生意不容易，大姐夫想要退回休息了。大姐说：不行！如果不干活每天吃吃东西玩玩麻将，我跟那些退休无事干的人一样了。我不甘。

人年轻的时候，学会的是与外界的妥协。到年老，就是与自己妥协了。我的大姐依然有一颗骄傲的心，一份要做成事情的热情，我的大姐夫不干了。我的外甥也说妈我们不缺这钱。我大姐孤独无援，事实上，他们都不懂。我想我大姐需要的不是钱，而是这一辈子始终未能坚持做完一件她喜欢的事。在她最富盛名的时候，那时，浙江省

越剧团要调她过去，当时一起的有茅威涛、何赛飞，但是我的外甥刚刚出世，嗷嗷待哺。

好机会就这样溜走了。人又不是老手表，总是越走越快，想要迫不及待地了结自己。来日也不是方长。

清明节回家的时候，大姐和大姐夫已经卖了无锡的产业回家了。据说是大姐夫没有办法，偷偷拿着大姐的印章和身份证签的字。我看着我的大姐，捧着上坟祭扫的香纸，低着头，她的头发看上去白了许多，走在家乡青青的山野中，那里安放着她的父亲和我们祖先的坟墓。不知怎么，我的心也沉沉的。

可是，人生的故事怎么能说准呢？



一晃当然几十年了。大姐现在早已过了六十岁。有天她坐着大姐夫的车，准备去菜市场买菜。那天下着雨，车窗朦朦的，不开个车内空调还真看不清楚。大姐夫说开个空调吧。大姐说这事你也问我，你为什么把无锡的娱乐城卖了也不跟我说。大姐夫说卖都卖了你还唠叨个什么。大姐说我这算唠叨吗，这么大的事情算唠叨那你卖了我的娱乐城你算什么。大姐夫一踩刹车准备停车，也不知他准备干什么，这时手机响了起来。他一看号码不熟悉，便没好气地问：你找谁。对方是个男的，声音有点低沉，又有几分怯怯，问：请问杨素芳在吗？我大姐夫继续没好气，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他的语气，他说：不在！他发声时音调很高，让人想起他原来也是剧团待过的，而且我大姐是提着灯笼找到他的。这时，对方似乎有点被吓住，但还是嗫嗫嚅嚅，挤出了一句话：请问，您知道杨素芳嫁给谁了吗？

这人生是多么戏剧啊。

我大姐夫当场懵住了。他表现了一个丈夫特有的尊严与对事态的关注。他说，你是谁？

4

这里允许我插说些闲话。

自从扁担王子之后，我们还真的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大姐的风花雪月的事。

话说那天，我回海边老家办点事。因为父亲海边的老房子要翻新，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从四面八方叫了回来办房产证。一家人安排到酒店吃饭，是二姐夫请的客。那天刚下了场雨，海边的小城湿漉漉的，连酒店也有一种咸湿味。坐了黑压压的差不多十九个人，刚把

人头叫了个遍，发现我大姐和大姐夫不在。大哥就神秘兮兮地说：你们知道大姐到哪去了？问到的人，都没有特别的兴致回答这个问题。包括我。

我们当然不知道大姐上哪了。因为她一直都在外面奔跑。

所以，当大哥神秘地问我们大姐上哪的时候，其时，酒桌上的玉环名菜八仙过海刚上桌，也不知有无八仙，反正一大盘里有小黄鱼、水潺、带鱼、螃蟹、小墨鱼、虾、虾蛄，我看到的就这七仙，在汤里浮着，鲜鲜的，还有几根青绿的葱白，这道菜色香味都有了，就等着我们伸筷子，我们显然都很忙，不知哪个懒懒地应和，对啊，上哪了。

大哥像找到救兵，忙忙地说，你们不知道吗，大姐的梦中情人来了。不对，是那个人，他的梦中情人是大姐。

这样越说越乱，究竟怎么回事，这年头，八卦太多，我们大姐的八卦故事，料太猛，让我们全来了兴。

怎么可能？我们都说。这事搁二十年前还有可能，现在，我大姐的脸已经成了搓衣板，再加上，她这颗心没有了。这样说太离谱了。

大哥这下得为自己的诚实下点注释。他说，你们能想象到吗，这个男的，带着老婆，大老远地从天津过来，怀里揣着一对手表，老的天津产的海鸥表，肩上扛着一袋麻花，天津的特产麻花，来看大姐了。

这事情真是太难以想象了。想当年，扁担王子那么玉树临风，大姐都拒之千里之外，大姐如今这个年龄了，哪还会有什么扛麻花的情人呢。想当年她演杨开慧，她上了刑场，我们都以为她真的死了。没有想到帷幕一拉，在台下人的啜泣声中，她站了起来去谢幕。这时我想，所有人与我一样，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。如今，大姐要是